

朱蘇進

絕望中生
誕生

八月叢書

江蘇文藝出版社



絕望中誕生

朱蘇進

江蘇文藝出版社

绝 望 中 诞 生

著 者：朱苏进

责任编辑：张昌华

出版发行：江苏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210009）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扬州印刷总厂

787×1092毫米 1/32 印张12.25 插页2

字数：220,000 1991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册

标准书号：ISBN 7-5399-0279-5/I·268

定 价：4.6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绝望中诞生	1
凝眸	90
轻轻地说	178
欲飞	211
两颗露珠	299
金色叶片	327
朱苏进小传	386
朱苏进作品目录	387

绝望中诞生



调令已由集团军正式下达。

明晨四时，本人将离开炮团，赴大军区某部任参谋。这次调动很惹人羡慕。本人的级别虽没有变动，但职务地位大大上升了。今后，本人就是上面的人了。如果来此公干，炮团的头头们会拥上来握手，口里有节奏地“哎呀呀”欣喜。我将称他们“老领导”。这称呼很妙，一听就知道只有自己也是个领导才会这么叫。团长的嗓音比往常更亲切：“明晨用我的车送你。”那是团里唯一的新型作战指挥车，那车才真叫个车。本人的组织关系行政关系供给关系三大材料已装入档案袋，由干部股长亲自交给本人。从这一刻起，本人就不是炮团的人了。在三大关系送交军区之前，本人又不是那里的

人。假如这数天里本人猝然身亡，追悼会与抚恤金由何方承担将是个棘手的问题。

两个公务员奉命来捆绑行李。我的行李之微薄使他们大吃一惊。我给了他们一人一盒烟和清理出的物品：脸盆皮包藤椅镜子闹钟……全是别人舍不得抛弃的东西。我年轻，未婚，因而舍得抛弃，每抛弃一样东西都体会到自己的旺盛活力。地上搁着的旅行包不足三十斤，是我服役十一年的积累。我除了奋飞已无退路。

此刻是个阴晦的下午，适合于孤坐与沉思。我将居住多年的单身宿舍缓缓察看一遍，毫无目的地察看。白墙早已黄中透黑，天花板渗出的紫色水渍因我过于熟悉而令人烦闷，六角形地砖光滑如镜，边缘被岁月融解得模糊不清，屋中弥漫着我的气味，我要离去了才强烈地嗅出它确实是我的气味。哦，不会遗下什么了，该丢弃的已经丢弃。但我尖锐地感到某种遗失，被遗失的似乎是这样一种东西：它就在身边，凝神追想时总想不起来，悠然无思时却会从记忆中掉出来。我停止寻找，倒在床上，微合目，懒散地……是它！

我面前有一堵墙壁，朝南，墙正中是窗户。在窗框与墙壁的结合处有一道很窄的、近二尺高的缝隙。隐约可见的是，那缝隙被一个细细的、笔状的纸卷儿塞死了。两年前，我搬进屋来时就注意过它，当时想把它剔出来，重新修补窗框，只因为它塞的很结实而作罢。当然，在这两年里我目光无数次掠过

它，它甚至给我带来些奇思异想：某些秘闻？绝命书？一束情柬？……最后我总告诉自己，那是堵塞缝隙的废纸卷，如同所有住公房的单身汉的生活一样，随意对付。

现在我即将离去，我断定此去不复返，这就使这件事情有了最后的意义。我从房内找出一根适于挑剔的钢锯片，朝它走去，由于再度充溢幻想而手足惶乱。我从窗玻璃上看到自己的面影，两颗瞳仁闪亮，我立刻拉上窗帘，于是制造出一派神秘气息，我也确实感到神秘。仿佛去启动某种神灵密语。身心似被洞穿。

这片刻内的经历我再也回忆不起来了。

后来我能回忆出的是：长长的纸卷已经躺在窗前写字台上，四周是一滩从缝隙里洒落的犹如弹壳内发射药那样细碎均匀的赭色颗粒，略有苦涩温热的气味。纸卷异常沉重、坚硬，默默放射因为年深日久而形成的金属般青辉。我又累又诧异，它竟然如此完整！我原以为把堵塞得那么紧密的东西剔出来会支离破碎。我究竟是怎么剔除的？那过程已是我记忆中的空白。

这时，我发现了第一个怪异：

长长的纸卷在桌面上的方位与指南针一样，上北下南。哦，偶然吗？可怕的偶然。

我从细小的缝隙里望出去，像从瞄准具中望出去，发现了第二个怪异：莲花山锥状主峰出现在视野里。如果出现任何其它山峰，我都不会惊奇，但

莲花峰是这一带方圆三百公里内地区的最高峰，也是这一带地表构造的中心。我甚至可以借助峰顶上的一抹阳光，猜见顶尖上那三角状的国家一级觐标。它是这一带大地测绘时的最重要的控制点，其座标数据经几十年来多次测标，已精确到毫厘。方圆三百公里内所有地物地貌的测标与标绘，都以它为基准或参照。此刻它夹在缝隙里，我只要稍微移动头颅，它就消失。我的面孔感觉到莲花山原野吹来的清凉的风，它们从缝隙中流入，仿佛是莲花山的绒毛。我感到山是活物并且是伟大的活物，特别在它被夹在缝隙里的时候。

第三个怪异便是面前的纸卷，它因夹塞日久几乎熔铸成一根硬棒，还带有微弱的磁性。我极其小心地拨开它，不时呵上一口热气，使它不至于脆裂。它的外壳纸页已接近钙化，稍一碰就碎成粉末。但是越往里越完好，我逐渐触到它的柔韧、平滑和蕴藏的弹力，甚至嗅到被禁锢久远的气味。我不禁赞叹纸质的优越。据我的经验，只有少数特制军用地图才使用如此优质的纸。

呵！它正是半幅军用地图。总参测绘局一九六一年绘制。五色。下边标注：

比例：1：50000

地貌性质：丘陵/城镇

区域：莲花县/石中县

高程：1956黄海高程系

它正是我部所驻的区域性地图，地图的使用者无疑是内部人员，可能就是我的前任。我很快在地图的右侧找到团部位置：陈厝村庄西南面。所有的地图包括军用地图概不绘制军事设施，因为它们是保密单位。只由使用者在需要时自己标绘上去。陈厝村庄西南远方，大约在团部宿舍区位置处，被人用红笔标志⊙。边上，在莲花山巨大的山峰坡面上，用红笔写着：

东经 $115^{\circ}24'37''$

北纬 $30^{\circ}17'97''$

高程（黄海平均海平面）

53.27米 这是我在地球上的位置。一切发现与猜想均在此开始。

几行字色迹已经暗淡，从笔触中仍能见到当时的激动。最能表露此人身分是阿拉伯数码字，那种书写方法是我们专业人员独有的，简捷迅速均匀。然而最使我惊愕的还是此人的异常心态。你看，这几行字铺满绵延数十公里的莲花山麓，每字占地近一平方公里。末尾数笔，直插大海，锋利遒劲，沿途截断九龙江，横扫五个万人以上的村镇，还有十几道山脊和无数地物。

我搬开椅子趴在地面，吹去灰尘仔细寻找。我

一寸一寸地搜索抚摸，膝盖和肋部被坚硬的地面压迫得生疼，汗水渍酸我的眼睛。我有个预感，职业性预感：地图上的符号，极可能在这间屋内找到。

果然，床底中央一块六角形地砖上，隐约可见用锐器镌刻的基准点标志⊙。圆圈中心点被打进一枚铜质铆钉。这就是此人在宇宙中的位置了，其精确度必经他用仪器反复测算已达最高极限，可与远处莲花山觐标——国家一级控制点并立！

我既觉可笑又颇为敬服。一个人，很可能还是和我一样的基层军官，把自己的立足点搞得如此精密又有什么价值呢？何况是固定在这样一间低劣的单身宿舍里。……但是，我内心深处职业热情被挑起了。甚至意识到某种挑战意味。

须知，此人获得如此精密的测地成果，首先需具备高精度经纬仪和精湛的专业经验，需要在周围三十公里方圆内掌握三个国家级觐标及控制点的精确数值，这些全属绝密！觐标与觐标之间的方位夹角不小于六十度，这样才能保证测量精度。经纬仪分别测出三个觐标的准确方位角，就可在图版上交绘出自己的立足点，或者用三角函数表标出。

道理简单，但是操作起来非常不易，最低限度也需要几个先决条件：

1. 最佳视野里有三个最佳的可视觐标。
2. 每觐标之间夹角不小于六十度。
3. 已知每觐标的绝对座标值及高程数。

这些资料不提供给师属地面炮兵部队，属总部专

控，我们通常只知其相对座标值。当然，在一个执着而智慧的专业人才那里，他可以重新测算并予以破译，这又需要他的超常素质了。

4. 占有精密器材，具备熟练的观测技能，不畏艰难地进行近于天文数字的连续运算。这种观测与运算需反复进行多次。

现在连我也觉得不可能了。

首先他不具备第一条条件。就算他瞒过众人耳目斗胆把测绘器材搬进屋里来，可在这间火柴盒般的十二平方米屋内根本望不出去，南面是窗户，窗外有两株满抱粗的针叶松，树龄五十年以上，树身遮住大半扇窗。北面是门，门外是荒山，视野受限。东西两面则是厚实而完整的墙。

我突然记起，他已通过窗框与墙壁之间的缝隙，获取了第一个觐视点——莲花山觐标。这么说，那缝隙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他有意剔啄而成。

我急忙抓过那半张地图，凭自己的经验判断他第二觐视点的可能位置。地图显示：莲花山在正南，那么第二觐视点只能在偏东或偏西方向，夹角才不小于六十度。是的，西面约十三公里处，是海拔二千四百米的秀岭，主峰上也有觐标。我掀去床板，站到地砖上位置，目光循秀岭方向望去，厚厚的墙壁遮住视线。我判断这堵墙壁必有奥秘，墙壁某处必与外界相通，他的视线必须通过这堵墙才成！

有生以来，墙壁头一次向我显示出城堡般厚重气概，它外层是污浊的垩粉，内部是花岗岩料石，高三米二，宽四米，毫无被洞穿过的痕迹，却有不露声色的压抑。

墙上唯一的镶嵌物是一个简单的木质衣架。准确说是一条长六十公分宽十二公分的厚木板，木板右中左钉着三个瓷质衣帽钩。这种衣架在任何单身宿舍里都可以看到。我抓住木板两端，用力摇晃后拽，它吱吱叫着从墙中脱身，粉土与砂粒掉了一地。墙壁上出现三个木棒造成的黑孔，很深。中间的孔透出一丝光，我朝这个孔吹口气，光线增大了，现出比子弹头略大些的觐视孔。我趴到孔前朝外望，只看到荒野一角，不见秀岭。我很快明白了原因，退回标志上，保持全身重心稳定，想象自己的头颅是一具经纬仪，右眼是镜头。先向左转，从窗框缝隙中看见莲花山，再向右转，对准墙上小孔。只有这样两个觐视点才能在我这里交绘。成功了！我看见像星星那样闪耀的秀岭峰尖，一闪就滑过。

我极度疲劳，胸膛变成大鼓咚咚乱跳。

他是个了不起的家伙。打开一道隙就准确地取视到莲花山觐标，打开一个孔就捕捉到秀岭觐标。须知开一个孔比开一道缝困难十倍。从缝中观察外界，只限制方位角，不限制高低角，而在孔中观测，方位与高低同时受限。刚才我的右眼位置（也即经纬仪镜头）若是偏移任何一分（左或右，上或下），就永远看不到秀岭觐标，除非推倒面前的墙。

明白我的感慨么？

此人对外物的方位有着超人的感觉，他只消坐在这里，透过墙壁凝视（根本看不到）远方秀岭，然后走过去用铅笔在墙上画个小圈，再打穿这小圈，不需对墙造成更多损坏（才不至于惊动旁人），秀岭峰尖就从孔中呈现。哦，他对四周地形地貌地物多么熟悉！对相互之间的距离方位高低诸关系的判断多么准确！他的思维迈着急捷的双腿从这个山尖跃到那个山尖，省略掉两点之间的漫长过程，而我们总习惯于在幽深的谷中探索。

第三视点在哪里？

毫无疑问，它应当在东方或东北方。可我在地图上再也找不到能和莲花山、秀岭媲美的视点。请看：东面是大海，近海没有可设视点的突出礁位，北面是田野，直奔海边，高差不足五米，没有显赫地物。特别不可能的是，这间屋子的东西是一连串单身宿舍，他即使洞穿墙壁所窥见的只是他人内室，这很卑下。更何谈连续洞穿十几堵墙视取野外呢？北面毗邻荒山，密不透风，最令测绘者们乏味，连设置四级视点的价值都没有。结论：在这间屋内不可能获取第三视点。

可是，我已经不相信客观条件而相信他的天赋了。从他获取两个视点的情况看，他具有一般人罕见的狂热欲望和极其冷静的智慧。越是绝望的事，越使他兴奋不已。他会像求生者那样执着地酝酿狠狠一击，会像饿兽撕扯肉骨那样撕扯疑难。是

的，他有双倍的野性和双倍的智慧。他绝不肯容忍失败，特别是已经成功了三分之二，⊙点坐标的精确值又证明他最终完全成功了。

我在屋内苦思许久，每寸地面、墙壁、天花板都再度搜索过了，仍然没发现暗藏的第三觐视点方位。我知道他不能没有第三觐视点即检验点，否则坐标值不被世人承认也无权上图，这是铁律！但我就是找不到它，这使我异常沮丧，随之产生对他的恼恨。他和我都住过这间屋子，职务大致与我相同，占有与我一样多的空间与待遇，床铺与桌椅。他却默默地显示出远比我优越的天资心智性格，他在我将要离去时刺激了我，我坠入他设置的迷阵中冲撞了一个下午，已经接近答案了又陷入绝境。

我找不到最后一颗神秘种子。它肯定在屋内。他播下的。

我用他的方法搜索出两个觐视点，为什么用同样方法会在第三觐视点面前碰壁？

假如我不动那窗框，一切会平静如旧，我该走了，为什么在最后一刻自取其辱？尽管这羞辱无人看见。

我想他后来肯定是死了。

二

但是他的魂灵仍在屋内游动，天黑时我强烈地感到这一点。他给我留下了遗物，半幅军用地图。

我忍不住反复端详。地图在自然气息中仿佛苏醒过来，变得鲜艳而柔软，各种符号和图纹愈发清晰。我看出这图在被撕坏前是一张崭新的地图，表面没有作业痕迹。倘若它不损坏，起码还可以使用三年左右。很难想象，撕坏此图的人会是他本人。我默诵着他的话：“一切发现与猜想均在此开始。”

他究竟发现了什么和猜想什么呢？

什么使他激动到狂放的程度呢？

我决定去找股长，他在团里工作二十多年了，曾经住过这间屋子，他肯定了解某些情况。当然，这不是他的手笔。你就从他服役二十多年还是个正营职来看，就不具备那人的才智。

股长见到我递去的地图，脸色急剧变化，继而粗重地叹息着：“从哪里找到的？”

“窗框缝隙里。你曾经在那屋里住过。”

“为什么我没找到呢。”股长有些惭愧。

“你知道他是谁吗？”

“当然知道，那间屋子藏龙卧虎啊。他是我的老战友，名叫孟中天。这次你调到大军区，很可能见到他。”

股长欲言又止，看得出内心复杂。孟中天与他前缘不浅。

“如果我可以知道的话……”我试探着。

股长思索片刻：“当然可以，前车之鉴嘛。何况你也要调到军区去了，应该有思想准备。孟中天才气超群，我是望尘莫及。但我早就预料到了，他

会身败名裂的。哼！他果然身败名裂了……”

三

股长告诉我：

十多年前，孟中天年方二十二岁，就任团司令部作训参谋，上尉军衔，在同龄人中已是鹤立鸡群。他业务娴熟，精力过人，深为团长器重。

但他有个毛病，好孤独，和周围所有人都无深交。所以他越是出色，便越是寂寞。孟中天痴爱地图，尤其是军用地图。他收藏了我军所配备的各种型号各种用途的地图。从一比五千的精密图开始，比例逐次增大：一比二万五，一比五万，一比十万……直到一比三百万的战略用图。比例再大的地图他就不喜欢了，嫌它把“大地抹净了”，是一张“死图”。他的宿舍四壁贴满了地图，从地面直到天花板，他躺在床上也可以欣赏变幻莫测的地貌。他通过这种方法把自己的空间扩大了无数倍，俨如一方君王在自己领域地内纵横驰骋，从中获取某种神秘的体验。地图一律按照拼接法衔接：上压下，左压右。一比五万的军用地图和一张日报差不多大，实地面积相当于一个数百平方公里的县。他拼接得细致至极，一个县挨着一个县。接合处绝无半点错移。这可以从地图上的网状座标线上检验。你站在墙角贴住墙壁眯眼一瞄，任意选择的一条横座标线直插另一墙角——长达上千公里，中间没有断

裂起伏。再用条丝线拴个铅锤，待它垂直不动时贴到地图上，纵坐标线和丝线完全吻合。军用地图拼接法是世界共同的，在拼接好的地图上用扁铅笔作业，可以顺畅地从上画到下，从左画到右。中国地形竟那么奇妙：恰好是北（上）比南（下）高，西（左）比东（右）高。蓝色河流从这张图流到那张图，正是从左边流到右边，或是从上面往下面，谐调得不可思议，仿佛地图拼接法就是为中国地形设立的。十二平方米的房间，骤然变得万千起伏。他时常久久地观赏，思索，竭力读透山脉的每一处细节，让思维顺着河道从这个县踱到那个县，从平原追随到海边。沿途所经过的裂谷、峰峦、浅滩、居民地……都使他赞叹不已：一条0.83/秒（流量每秒零点八三立方）小河，居然能穿过山脊！还敢在208高地上拐一下，这种勇气肯定雨季才有，平时它绝不敢碰208。

站在整面墙的地图面前，数千平方公里大地仿佛从天上急泻下来，山脉如波浪千姿百态，一刻不停地按照内在指令朝远方涌去。在孟中天眼里早已无平面，他的心理和生理都已习惯于立体感受它们。这是识图用图人员最重要又最难养成的素质。密匝匝的、一圈套一圈的等高线画出山的头颅与身脊，他的手抚摸它们时，习惯地做波浪状，不断被山脉顶起来，又不断地滑入山谷。图标与弧线越密集，他越着迷，那里经常隐藏最异常的地貌，对那里光读不行，心灵必须像深入深渊那样一分一分爬